

戲述傳

戲劇旬刊

劉菊禪主編
第二二年第六期



每冊
五分

國立北平

上海救報社出版

第一本...

小生
會串



• 俞振飛 • 周 瑜 •



• 汪 畝 萌 • 傅 文 龍 •



• 姜 妙 香 • 西 施 •



• 陸 富 杜 •



• 王 又 岑 • 賺 文 勃 •



• 俞 振 飛 • 周 瑜 •



• 周 維 俊 • 周 瑜 •

不能行於今日，因為劇本太長了，一天唱不完，明天再唱，恐怕觀眾改了，或觀眾忘了，所以再報一次名。但這只限於主要的脚色。但在今日演劇時間已然縮短，故此這有改良的必要了。

(三)非一本戲而強為一本戲報兩次名——原來是兩齣戲，後來硬把他放在一處接連來演，所以報兩次名。如文昭關和魚藏劍

中的伍子胥，這樣的報名，論理一時所找不到的。但無論如何，在今日改良戲曲運動高潮的時期，這種一本戲中脚色兩次報名的事實，是沒有存在的價值了。所以我們雖然推測出他們兩次報名的理由，但是我們始終覺得這種發現並不重要，因為一本戲中脚色兩次報名，終久却是要改掉下去的。

那麼照這樣說來，一本戲中



探華小桃紅隸丹桂部 原評奇加評 歌翻白紵。曲唱黃河。桂窟元音。梨園競爽。不圖得之於弱齡童子。特以上林一枝花寵之。工唱淨面。(中略)與七盞燈枝喜祿合唱二進宮。允稱三絕。(詩略)

乙廬老人曰。庚子之際。維伶而唱淨角者。吾知有二人焉。曰小保成。(邱洽雲。邱蕊卿子。)曰大大奎官。(趙君玉。趙小廉子。)小桃紅唱淨。則未之前聞。惟憶柳子花旦中亦有小桃紅者。以鎖雲囊大劈棺等有聲於時。嘗反響淨角。引吭一發。響落梁塵。台步亦雍容大方。絕無花旦扭捏之態。文榜所錄。殆其人矣。豈其時小伶已厭棄花旦生活。易斂而弁歟。年湮代遠。不復

省憶。姑誌之。以附閱疑待考之列。

二甲▲傳廬 李長勝 隸天仙部

原評明

加評 聽一聲聲大江東去。如雷灌耳。神氣為之一清。惜乎鼻韻欠清。不足以膺元選。工唱淨。聲音之宏。一時無兩。(詩略)

乙廬老人曰。李伶隸天仙甚久。嗓音宏而寬。足稱調高響遠四字。維時工淨角者絕少。故與謝雲奎推為淨角雙絕。善用鼻音。有聲而無字。與謝伶如出一轍。醉墨生加評所謂鼻韻欠清者。殆指此歟。蘇少卿君安樂窩劇談錄。謂藏有李長勝謝雲奎合唱雙包案唱片。調門甚高。惟字眼稍欠清晰。或係片子太舊之故云云。其實謝李二伶。之唱。本來無字。與片子新舊無關。也享名甚久。迨劉永春南來。其名遂落。有子李如春。初工淨一名小李長勝。今改唱做派老生。

梨園世家

從此俞不是那俞談到

俞菊笙
俞振庭

俞振飛

梅蘭芳，余叔岩——因此我的遠戚兩字，就把牠束之，譚富英，楊寶忠，高閣而不用了，所以有人說我與這幾位老板，都是好幾代的名角，足可稱為『梨園世家』，豈知竟有人認為『梨園世家』，寧非咄咄怪事，說句戲詞兒，叫做『大大的錯認了』推其錯誤原因，是因為我的名字，與已故名武生俞振庭，祇相差一個字，所以有自作聰敏者，認為與振庭一定是昆仲了，其實我的名號，是幼小時侯先父給題的，我們弟兄都是『遠』字排行，我名遠威，所以取號振飛，本來名號都應當有互連的關係，皆因近年大行名號統一，

因此我的遠威兩字，就把牠束之，姓，坐不改名的大丈夫了，但是我現在具名常用江南俞五，還是有些不放心而略示一點區別的意見。

俞振庭老板，的確不含糊的梨園世家，他的父親俞菊生，（俞毛豹）乃是張二奎的弟子，與楊小樓的父親月樓，稱為一時瑜亮，然而他們二位的戲路，各不相犯，曩時戲班，都是『戲德』，祇要這一齣你拿手，我就不動，但是並非技藝不如，叫做大家與大家留飯，亦即所謂『德』也，如若不然，就是『缺德』，不過近年各業都有畸形的轉移，戲班亦不能例外，當然不可同年而語

了，戲班今昔的情形，確乎迥然不同，從前做角兒，祇要有十齣入齣，甚至於三五齣拿手的戲，也能足吃足喝一輩子，要在現在的年頭，聽戲的主兒就不答應你，起班子的老闆，更不必提，所以我總覺得戲這樣東西，研究是一件事，希望上座兒又是一件事，劇藝的興衰，我說句挨罵的話，聽戲的應當要負一大半糾正之責，何以故呢？假如某演員，在

於以上兩說，是絕端否認的，而且我與程玉霜合作之初，本來預備要改名的，後來玉霜一再說，希望我不要改，他說你的名字，南北聽眾，已有相當的知道了，如果驟然一改，聽戲的當然耳生，大家還是要來訊問的，結果仍舊將你的原名說出，等於李桂春即小蓮子，黃玉麟即綠牡丹，同樣的一番手脚兩番做，何必多此一舉呢，我覺得他所說的話，倒也有理，因此就學一學行不改名，

，或者來一個出乎情理的動作，在演員自己，也不過偶爾遊戲逗樂而已，豈知臺下聽眾，不加糾正，反而熱烈歡迎，而報以滿堂彩聲，因此二次再演，就有非此不可之勢，但等風行之後，摹仿者就接踵而起，天下事，往往一經摹仿，總不免變本加厲，日積

月累，規模漸失，所謂差以毫釐，達到他演戲的日子，在戲園子，謬以千里者也，據我管見所及，國劇的將來，很有破產可能，不過時間的早晚而已，如若不信，試觀號稱皮黃淵藪的燕都古城，蹦蹦戲居然風起雲湧，豈不即其濫觴耶？閑文少敘，言歸正傳，俞毛豹不但武藝精通，而且膂力過人，與他配演下手的人，只要稍不留神，就有流血的危險，據說他的金錢豹耍叉，買家樓舞刀，簡直有萬道金光，不可逼視之概。

當初戲園子門口，祇有『淮演吉祥新戲』的一塊牌子，並不佈露演員名字，以及所演何戲，所以聽戲的主兒，都得碰運氣，獨有這位俞菊生老闆，自出心裁

，達到他演戲的日子，在戲園子門口，陳列一件東西，假如演金錢豹，陳列一把鋼叉，挑華車大鎗，長板坡井圈，一班老聽他戲的人，都能一目了然，如果今天不愛聽這齣戲，或者聽得太多而覺得膩煩的話，就能另打主意，改日再聽，在當時大家覺得這種辦法，新穎而且便利，那裏想得到現在的戲園子，何角演何戲，早在一星期前，就高高的牌，大大的字，在門口排列着，大小各報，也一一登載，像喜彩蓮，程硯秋等，還嫌報紙力量，不能普遍，在電車上也掛上戲牌，往來過市，令人注目，可謂極盡宣傳之能事，以今較昔，不啻雲塵之判。

菊生的武劇，當然卓絕一時，賺了一手錢，無奈金錢這樣東西，聽說他的念白，還特別好聽，萬惡極啦，沒有它固然不能生字字清晰而有勁，尙老將和玉，是他的學生，在幼年的時候，出音吐字，與乃師絲毫無二，現在因為噪音的關係，遠不如往前動聽，而且年逾花甲，氣力衰邁，要與他的全盛時代相較，當然相差的太多了。

振庭幼年，亦稱俞毛豹，乃父尊為老毛豹，他打了『家傳俞派』的旗幟，足紅了些年，斌慶科班就是他所創辦的，然而造就人材，寥寥無幾，後來他專幹了戲園營生，反將自己的劇藝給擱生凍了，他起班子，做老闆，很

，萬惡極啦，沒有它固然不能生存，有了它，而不善處理，照樣能因它而身敗名裂，振庭就是其中的一位，所以等他戲園營業失敗，再想往臺上走走，手脚都有些不俐落了，因此景况日非，心緒惡劣，今歲貧病交迫而亡，聞者惜之，振庭有子名步蘭，幼

工青衣，在斌慶全盛時代，頗露頭角，後改小生，亦從吾師繼先學藝，能劇甚多，而極守規矩，惟因台下人緣欠佳，與行亦少連絡，各班醫納路覆同到聘，世態炎，不禁與步蘭叫去看

修竹廬

三本鐵公雞

朱瘦竹

三本鐵公雞。大家知道是武生（飾張嘉祥）的正戲。現在有幾家派成文武老生（飾向榮）的正戲。最近十月一號共舞台又派成花臉（趙如泉飾鐵金翅）的正戲。

慧娟。琴豔芳。）等倘然講全部的話。我當然得從天仙談起。現在既然有題目限制着。專談三本鐵公雞的鐵金翅。三本鐵公雞有三本鐵公雞的獨立歷史便毋庸涉及天仙了。

張嘉祥。第一個小連生。小連生脫離後。小孟七（孟鴻茂的四兒。幼從王益芳的父親王慶雲習武。且。叫孟鴻榮。後來也循序改武生。紅生。做工老生。藝術與趙如泉一鼻孔出氣。）抵。小孟七脫離後。趙如泉抵。請教飾張嘉祥的飾鐵金翅。怎會不好到淋漓盡致。尤其是那口湖廣白。雅俗共賞。令人絕倒。趙派鐵金翅。有兩個人學得最像。一個是大舞台後台經理劉坤榮。一個是共舞台後台經理陳月樓。陳月樓現在是忙得無暇登台了。因為鐵金翅至今須採臉。趙如泉雖然正工是文武老生。却照樣循例。所以我說共舞台將三本鐵公雞派成花臉的正戲。

我在報上談不一談。鐵金翅似乎沒有談過。現在將這個角色談而詳之。請閱者賞眼。

大家知道鐵公雞是石路天仙茶園掛的。編者是打鼓老趙高綏（趙小廉的父親）。合演者如小連生（潘海秋潘鼎新的父親）。三麻子。趙小廉（趙若玉的父親）。孟七（孟鴻茂的父親）。周來全（周五寶的父親）。諸壽卿（已故醫生諸連奎的父親。已嫁坤角諸翠霞的祖父。（諸翠霞先後改貼過林

何月山將三本鐵公雞唱紅後。家家仿演。因為人頭不齊。造成下面這個畸形統計。張嘉祥一定是武生的。向榮歸武生與文武老生兩門抱。陳國瑞全齒掉掉不上。這根本取消得很有理由。因為如果保留。不打吧。白費一個

大家知道鐵公雞是石路天仙茶園掛的。編者是打鼓老趙高綏（趙小廉的父親）。合演者如小連生（潘海秋潘鼎新的父親）。三麻子。趙小廉（趙若玉的父親）。孟七（孟鴻茂的父親）。周來全（周五寶的父親）。諸壽卿（已故醫生諸連奎的父親。已嫁坤角諸翠霞的祖父。（諸翠霞先後改貼過林

趙如泉第一次飾鐵金翅。是在大舞台。張嘉祥是白玉崑的。向榮是應寶蓮的。等二次在天蟾舞台。向榮是小連生的。張嘉祥是周麟崑的。趙如泉演武生。宗李春來。演老頭兒。宗沈韻秋。演做工老生。宗小連生。演紅生。宗三麻子。演花臉。宗謝雲奎（謝月亭的父親）。演小丑。宗周來全。演武丑。宗王紅兒（王其昌的父親）惟有這個鐵金翅。滑稽得血天血地。血得血底。異乎尋常之血。所以自成一派。其實不是滑稽。乃是極有功夫的深眼。像那場清場花要的槍。頂花。時花。背花。臨了上膀子。擰旋子。那條腿就此不再落地。踩泥站定。這幾乎絕活兒。不讓宏碧綠鮑自安的大扇子與彭公案歐陽德的大乾烟袋專美。尤其是趙如泉春秋已經五十晉八。還有這股四兩八千斤的功勁。允稱人瑞。按趙如泉本是天仙茶園第三個

其實照天仙的路子。鐵金翅沒有這樣滑稽。這樣滑稽是花臉韓文奎第一個（現在在鑫記大舞台榮任管事。）不過他這個角色是紅在天津（張嘉祥是程永龍的。向榮是蘇廷奎的。陳國瑞是薛鳳池的。）後來輪到苗勝春（此君也是一個怪傑。演武生就像馬德成。演武淨就像向和玉。演老生就像張少甫。此外。小丑老旦都神妙毫巔。）更加滑稽。現在再輪到趙如泉。越發滑稽。滑稽到不能再滑稽。

大家知道鐵公雞是石路天仙茶園掛的。編者是打鼓老趙高綏（趙小廉的父親）。合演者如小連生（潘海秋潘鼎新的父親）。三麻子。趙小廉（趙若玉的父親）。孟七（孟鴻茂的父親）。周來全（周五寶的父親）。諸壽卿（已故醫生諸連奎的父親。已嫁坤角諸翠霞的祖父。（諸翠霞先後改貼過林

大家知道鐵公雞是石路天仙茶園掛的。編者是打鼓老趙高綏（趙小廉的父親）。合演者如小連生（潘海秋潘鼎新的父親）。三麻子。趙小廉（趙若玉的父親）。孟七（孟鴻茂的父親）。周來全（周五寶的父親）。諸壽卿（已故醫生諸連奎的父親。已嫁坤角諸翠霞的祖父。（諸翠霞先後改貼過林

大家知道鐵公雞是石路天仙茶園掛的。編者是打鼓老趙高綏（趙小廉的父親）。合演者如小連生（潘海秋潘鼎新的父親）。三麻子。趙小廉（趙若玉的父親）。孟七（孟鴻茂的父親）。周來全（周五寶的父親）。諸壽卿（已故醫生諸連奎的父親。已嫁坤角諸翠霞的祖父。（諸翠霞先後改貼過林

論北派武生

吳一彥一衡一茹一富一蘭一孫一毓一莖

鄭過宜

凡武生之係於北派者。莫不樹小樓之旗幟。以為門戶標榜之計。其間輩行後先。約略可分三級。最初如沈華軒周瑞安。近則楊成春高威麟。至沈周以下。楊高而上。厥為孫毓莖茹富蘭吳彥衡。若李萬春李成斌等。號稱學楊。而自逞胸臆。徒襲虛名。實際未嘗有獲。固難與於此數也。又小樓之外孫宗揚。雖經小樓提命最力。而所得殊淺。近復醉心速更。見異思遷。將擬自此改演老生。致小樓一腔心血。付諸冷水。至堪痛恨。尤卑不足道。余皆略而不論。毓莖富蘭彥衡資望造詣。視成春威麟既較前進。藝事技能。復比之華軒瑞安為具功候。故吁衡今日之楊派宜於此加詳也。

沈華軒以票友下海。乃擅武生。已屬不易。又知宗法小樓。擇善而從。志趣亦彌可嘉。願其人雖軀幹偉岸。而短項聳肩。以於相言。已難動人。嗷音尚勉能對付。然飄浮而不堅實。至武工更乏矯健之致。是則根柢之差。愈益不易強致。故沈之楊派武生。備數而已。無當於得失也。瑞安之學小樓。故作太甚。遂不覺流入於貧。摹擬愈力。去真愈遠。其取厭於人亦愈烈。不善學人。莫此為儔。當其咬牙切齒。自謂逼肖小樓。人亦即譽以為神似。斌秩之與美玉。不辨如此。吾不得不斷斷以正其失。矧瑞安手脚胥帶殘廢。舍做表而言技擊。亦下乘耳。何得與後起競勝。其不克振拔。豈謂不幸。是以言楊派者。必斷自毓莖富蘭彥衡。以前者無足論也。成春威麟。材質皆有可取。刻苦自勵。邁進未已。尤宜獎假。且亦親獲小樓指授。自異於浮淺不實者流。獨為時其暫。而小樓遠歿。猶未究其竟。冀更遠到為可惜。能否與毓莖富蘭連鐔齊驅。(指技藝而言。非謂紅不紅也。)則視其淬勉自力何如矣。

孫毓莖茹富蘭吳彥衡三人者。年事各相差不多。在十年以前。聲譽位置。亦相等儔。就大較以觀。似若毓莖資望稍勝。然余於之三人之中。實最有取於富蘭。毓莖嗓音清剛之致。身材碩碩。拘臉極威儀可觀。富蘭矮小精悍。俗所謂「孩兒體」也。紮靠殊不相稱。天賦上之輔益。毓莖已視富蘭為優。且毓莖與俞振庭沾戚誼。凡事捧之甚至。所以助之成名者。又較富蘭為易。故以一時身價重輕。以軒輊二人藝事高下。非公允之論也。毓莖自綠翠花之班後。沉酒酒色。戕斲過度。銷鑠委靡。終於不振。近聞已戒除嗜好。(毓莖不但好色成性。即大煙之宿錮。亦極深也。)力圖進展。特恐虛弱虧損。為日已久。精力之復原。非旦夕可冀。而獨自排班。猶未克勉強負荷耳。要之毓莖設不自廢情。以云繼小樓之席者。實最有希望。而乃暴棄自己。將誰咎哉。富蘭之劇。以工穩為識者所許。當其極致。毓莖固當遜避欽退。吾嘗聆其八大鏡。以為足凌駕小樓而上。以其神情貼合。較小樓為妙肖也。(世有盛譽小樓之八大鏡者。然吾對其此劇。終覺興味索然。因其臉上不具十六歲時之陸文龍天真活潑氣象也。)富蘭目患短視甚劇。雖近在五尺之內。亦不能辨識對面之人為誰。其演劇純正如盲探冥索。純恃平日鍛鍊功深。出台技擊精嫻。鵲落兔逐。極迅捷矯健之致。即拋扔傢伙。亦百無一失。即此已徵火候之至。近忽以改演小生聞。詢厥原因。據審悉內容者云。富蘭邇來近視日益加深。幾於目光全廢。實難再勝武劇。此余屬望最殷之後進俊彥。今後將無從再觀其武生各劇矣。天實厄之。為之慨惜。然富蘭之小生。乃其本工。(富蘭坐科時。所習者為小生。)即演小生。亦具堅實根柢。其武劇如八大鏡濮陽城所以獨擅勝場者。正得力於有小生底子。今日葉威蘭以小生馳譽南北。不知固多出於富蘭所授。富蘭不演武生。誠屬東隅之失。吾深盼其能藉小生以收桑榆焉。

吳彥衡此次來滬。吾累觀其劇。比之七八年前所見。猛進至不可以程里相計。衡其所有。與富蘭已不知孰相後先。茲富蘭既已較演武生。所與彥衡競勝者。獨孫毓莖耳。然彥衡超詣已至。而精力不足以赴之。苟因緣機會。彼此追逐或未卜鹿為誰得。吳生自此勉哉。彥衡之藝。已備誌上期本刊。茲不復贅。

撮

笛

脛

誌

◎記曲師陸巧生先生語◎

莊蝶庵

△笛▽

笛為崑班之主要樂器，笛管須大，其出品以蘇州閶門內張廣橋下塘宋萬茂徐聚興兩家所製為佳。普通購時，每購一對，相間以使用之，蓋每笛之音多異，設

竹外，更用力將此露出竹外之竹衣向內吹之，竹衣乃自另端翻而出焉，此翻出之竹衣已正面（音竹面）在內而反面在外，與在竹內時適相反已，至是可將其反部（糙面）拭光之云。

遇用慣之一笛毀後，欲覓一同音之笛，殊不易也，故曲家於購時即備音相近之笛一對，同時吹之使陳，其音即不致相去懸殊矣。而吹之者更須具備下述兩條件，而後得成為名手也：「一須哀氣足」「二須曲譜熟」。

蝶庵按：不佞嘗見曲師陸巧生（炳卿）先生之笛，其腦子處能折開，或以布袋，極便攜帶（可繫之於褲帶上）且笛管內更附有布纏指氣水用之竹梗一，考究至極，此蓋純係崑曲所專用之笛，而先生亦撮笛能手，宜其寶貴若是也。

△笙▽

笛膜（即竹衣普通都稱作蘆衣）以愈嫩為愈佳，嫩即薄也。貼笛膜之法，正面在上，反面在下，須使嫩而各紋不相紊，否則發音不佳。——竹衣在竹內時，着竹之面光，是謂正面，不着竹之面糙，是謂反面；取竹衣之法，將竹截去兩節，在一端再將竹斷去寸許而留其竹衣，使露出於

笙以繼笛，有時逢笛音斷歇處，則須藉笙音為之繼也。笙當吸（俗謂之呼）而不當吹，否則其簧，（銅膜）易壞云。

△三絃▽

三絃奏時無論上檔中檔下檔，俱以左手之食指及無名指按絃

，（今人有以中指按之者非也，且按工尺及樂理，亦斷無用及中指處也。）右手之大指與食指指甲捻（兩指相搓也）之。（今人之撥之者，亦非也，俱不足法）按樂器中之當用撥者，惟微斑之月琴，以其形圓似梵啞而鈴又柄短，不便於捻也。執三絃之法，其柄勿使着身，知當為某一工尺也。今時崑班，捻之一技，更須自幼練習之，亦有自用二胡者矣。

律佩芳與趙人金蓉

慕蓉

讀者如果不健忘的話。或許還記得舊年梅劇團在大上海和天蟾出演的時期。有一個使人不大注意的演員叫律佩芳者。雖然在報紙廣告有他的名字登着。但他是不常上場的。他的責任是和姚玉英相等。同是在後台為梅先生照料私人本戲。因為趙金蓉這次在更新舞台的紅。就使我連想到這紅坤伶的造就者——律佩芳。在故都的青衣教師中。他的確佔有重要位置。當他任職中華戲曲學校時。一切的青衣戲。都是由他開蒙。那時他對於趙金蓉。一因愛其天賦獨厚。二為喜其扮相絕佳。就不惜餘力的盡心栽培致有今日的驚人成績。佩芳之功實不可淹沒焉。佩芳和金蓉的關係。不僅是師生之誼。而且是舅甥之親。記得有一次趙小姐在校中調嗓時。因為不聽教授指導。按章應該責手簡十記。上海人講就是「吃生活」。然而這位律老師對學生向來是慈悲為本。又何況是他最歡喜的弟子。焉肯下此毒手。旁觀却出來一位武夫丁永利教師。頗不服氣。於是不由分說，將趙小姐的纖纖玉手就敲了幾下。就打出這一個紅遍南北的大坤角來。佩芳的功績固然很大。然而丁教師的幾記手心力量也不小焉（一笑）！

(介)(玉)(室)(劇)(談)

平劇之價值及改良之芻議(上)

顧心梅

甲 引言

平劇之興也。迄今百餘年。而流傳已播全國。勢力為任何戲劇所弗逮。平劇始於道光年間。係由崑腔徵調梆子漢劇演進而成。因出生北京(昔名)故曰京調。早年因慈禧后及王公大臣之提倡。兼之人才輩出。一時如譚鑫培陳德霖楊小樓汪桂芬王瑤卿等。至今人猶樂於稱道。若程長庚輩則為平劇始祖。厥功不可沒也。

他劇所不及。然矛盾瑕疵亦屬不免。姑據管見。為餘於後。尚希大雅正之。

乙 平劇之價值

歌舞並重 所謂時髦之玩意。類多偏於一方。若跳舞只盡舞。唱歌只盡歌音。話劇只盡話白。惟平劇能融三者之長於一爐。台步水袖各種身段。極美妙委婉。如跳舞。慢板原板快板等之曼聲。度曲即唱歌。而京白韻白之爽朗清脆。更勝話劇。

一 傳神表情 平劇表情。能將當時之環境。凡一切喜怒哀樂。動作觀感。均傳神入化。如能仁寺。十三妹為能金鳳說婚。徵求張之同意。金鳳只須俯首弄指。台下觀之。小女子羞澀狀態。躍然紙上。又安公子不允訂婚。十三妹舉刀欲殺。金鳳急遽援救。描寫當時臨難。不顧羞慚心理。極為恰當。又如打魚殺家。桂英初欲隨父同去殺仇。阻之不可。出門後。又忽云孩兒不去了。

更總之於家中什具。將女子曲折心理。描寫無遺。又狀元譜陳伯愚口云。不許你哭。不許你嘍。而自已却又忍不住嗚咽。蓋打姪係恨其墮落。再自思膝下乏嗣。不竟淚下矣。試觀上述。平劇之處理人情。體貼入微。故演悲劇。往往使座客啜泣。與電影之內心表演。實未多讓。

一 象徵表情 舊劇為象徵者。與話劇電影之處處求實在。道為相反。然不因抽象而減少感動力。打魚殺家之登舟。只須蕭恩父女。略形顛動。宛然舟中。無須憑藉實物。而用優長之做工。描寫之。假使依照西人新戲設一舟。於台上。其表演定十分呆笨。不如平劇之盡致矣。走麥城關雲長描寫坐騎失足。難以前進狀況。幅幅姿態。宛然如真。若在真馬上。又焉可如此。坐宮公主。手抱小孩。當然木製。一旦改為真孩。則公主之表演。將因之而神散。餘如一根馬鞭。可做種種身段。布幕代帳。椅桌示睡。均較真實者為便利。而又可使觀者一目了然。且舞台地位太小。事事求實在。定不能辦到。余深佩創造平劇者之聰敏也。

一 場面妙用 盡云平劇之鑼鼓喧天。震耳欲聾為可厭。實為外行語。劇中鑼鼓。決非亂敲亂打。均盡一定之節奏。且用以補助劇情者。如兩陣交戰。助以鑼鼓。益顯緊張。而奔馳沙場。殺聲震天之概。座客每為之驚愕。又如旦脚多用小鑼。亮相用四記頭。緊急時打急急風。生角從容出場用長鎗等等。務求演員悉依節拍。觀者乃益為感動。

一 腔調特色 平劇分二黃西皮。下分慢板原板流水二六搖板等。各種腔調用於各劇中。力求適合劇情。如慢板示從容莊重。青衣老生常用之。如探母宇宙鋒等。原板亦相仿。四平調風流蘊藉。都用於男女相悅調情劇中。如梅龍鎮烏龍院醉酒等。二六示輕倩流利。如空城計捉放曹大登殿等。流水快板示匆遽緊急。訴述要事。如探母玉堂春等。

平劇之至今日。實漸趨沒落之途。不觀乎機關布景之流行。香艷肉感之風靡。盡意識之舊制盡失。無價值之本戲迭興。而人才又難乎為繼。一般「前進」者。又多喻之「腐化」「封建」。只盡少數嗜愛舊劇者。猶聲嘶力竭。倡言擁護。本刊上期申君一文。(文未完)讀之良為感焉。余嗜劇甚深。其焦點優異處。實為

可。出門後。又忽云孩兒不去了

之而神散。餘如一根馬鞭。可做

訴述要事。如探母玉堂春等。

訴述要事。如探母玉堂春等。

訴述要事。如探母玉堂春等。

舊時梨園風光

發包銀 搭劣幣 立櫃 收魚利 (五) 紅戲單 刻字木 六城門 報點海

許黑珍

賬房裏發包銀。向分上下半月。譬如初二發一半。還有一半便

輪着十六再發。不論角兒之大小。言明每月幫忙幾天的。都在支薪時侯平均扣除。賬房先生對於日常案

目文進來的

賬。洋錢鈔票角子。挑剔甚嚴。稍爲推班些的。便要照市貼水。但是等到發包銀的時候。寧先向小錢莊去搜羅劣幣。控邊藥水爛印啞板。平均每個角兒的包銀。搭上十份之一的劣幣。還要搭些角子。那麼又夾幾個壞的在內。角兒領了包銀以後。對於這些劣幣。他們也好搭着付賬。即使向

煙紙店兌換。也蝕耗有限。所以賬房先生大不可小算。這一筆外快。賺得太太平平。一點沒有反嚮，今日之經濟博士。恐怕未必有如此的理財手段罷。

前台還有一個肥缺。就是櫃檯。有的園子包給人。可以收一筆押櫃。有的歸老闆人自辦。凡顧客非由案目接進來的。一律櫃檯上買票。但是他們有一把如意算盤。小洋貼水。比外面大。找出來的貼水反而小。看戲朋友爲的是娛樂。有多少肯斤斤較量。爲一兩只銅板洩氣呢。一夜天出出進進的貼水。每人頭上括進括出。統計起來。一月的油水。倒也豐富。看客即使要想發作幾句。既怕錯過好戲。又怕找不到好位子。吃虧有限。於是乎立櫃檯的便穩收漁利。

科學進步。印刷改良。今昔戲園子裏的戲單。兩相比較。不啻天壤之別。以前用的國貨紅紙

。扁字木刻。角兒的名字和戲名一務在他那部車上。下面有兩只路。呆板那麼許多。所以有幾家園、脚。工作一會兒。望牆上的戲單子。專門有間小屋。僱了一名印刷工人。專司其事。紙張與油墨之惡劣。出品當然談不到精良。一股臭烘烘的味道。實在難增。但是一到了勞工階級手裏。便視作墨寶一般。勞工們以血汗所換之資。偶然高興看一次戲。帶了這張戲單回去。便貼在牆壁上。一來是當紀念品。二來是當戲考裏的詞兒哼兩聲。解解心焦。自得其樂。

。却是勞工們的慰勞品呢。海報的形式。今昔無甚出入。貼的地方。除公共小便處之外。六城門的吊橋口。與城門洞。貼的頂多。這一批海報。當天貼上去。絕對不會被人撕去。無形中自有人暗中看守。因爲隔上數天。貼報的人一併撕下來給叫化子。伸手將軍把幾層的海報當禦寒品。一到夜裏。就是一條大紅被頭。謂余不信。請看泗門汀上。輪着金松的部下。身上所蓋的不是麻袋便是海報。

單。自拉自唱自來調。車玉器司

蒨蒨室劇話

張肖倫

●聰敏與笨拙的結果●

有人說上海排整本新戲，後台負責人把劇本單片發給藝員，藝員帶回家去，很聰明的把單片詞句一一背誦，再揣摩劇情，自己研究如何表情，不到幾天，就到此上台，一樣對付過去，所以說到演新戲，要算上海專唱新戲的藝員，最聰明絕頂了，不過伶工的聰明與否，是另一問題，講到戲的本身，要講究嫻熟週到，

追記

(續)

吳耀南

一田一桂一鳳一兩一齣一戲

田桂鳳演戰宛城之翌日。又與叔岩合演烏龍院。王長林張文遠。一曲既終。間惜姣嬈登場矣。是日着竹布衫褲。淡粧素雅。略減老態。開門時做淚。扭頭卷嘴。擠眉弄眼。一本老路。擬一張椅兒三郎坐時。一手掠髻。向右微挪數步。背影之婀娜。足當秀骨珊珊四字。美觀無倫。方覺前輩典型。翠花等究難望其項背。非迷信古典派而阿諛也。叔岩之宋江。固極平穩。唱以那一日閒遊大街上之四平。最饒韻味。人言道你私通了張文遠。遠字之翻高。藥酒毒死我宋公明。酒字之咬調。均不稍懈。做則因偶爾神韻。恐田倚老賣老。故弄狡狴。似覺小心翼翼。如並椅疊股之詼笑。余作怪腔怪調。在索鞋時田即作嘖嘖聲。改詞調侃謂怎麼闖了兩手大爛土。亦不洗乾淨。所謂抄寫墨卷。遂支吾其詞矣。

鋒，下一番苦功，在舊京一露，硯秋主意既定，把腔調琢磨了一年有餘，然後把這齣戲每天吊嗓，又吊了若干月，正預備公演，忽然蘭芳把宇宙鋒突然公演了，硯秋聽過蘭芳歌後，就把他學成了的宇宙鋒準備演唱的私願，一筆勾銷，這是什麼意思呢，硯秋說梅唱得很好，我所以不願再露，其實呢，硯秋是不情願屈居第二人的，所以索性不唱此戲了。

梅蘭芳本來是唱青衣的，後來從路三寶習花旦及刀馬旦，後來又學了一齣醉酒，北方唱醉酒的好手，有水仙花路三寶，所以梅蘭芳學了好久，仍舊不敢露演。蘭芳硯秋之習戲，痛下工夫，照上項事實看來，都是從笨拙一方做去，我想他們兩人，要照上海專事唱新戲的人，三五天就能上台，恐怕他們無此大膽，究竟應該聰明而敏捷的好，或是笨拙的好，我以為功夫究竟不是白化的，我們站在觀戲的立場說，自然要想聽好戲，所以希望伶工們從笨的一方做去，不願意見到一般急就章的新戲。

開口時照例間以手加帽。抓作龜形。宋亦瞪目縮頭。張兩手作勢。近除叔岩外。皆忽略過去。或以為悻悻不雅乎。實則宋之內心警悟。流露於不自覺。街頭流言。院中侮慢。有此表情。而後生悔恨。動殺機。似以此為振轉也。叔岩演出院三回兩轉之後。必頓足掉袖一呼拉倒。然後下場。至此有附帶事足述者。目下演至宋出院念若有風吹草動。我就這一刀。通常皆以扇作勢。幼年見水路班演此。則就靴統抽出彩刀。戮擊椅背。此刀演義謂之解衣刀。本尋常佩帶之物。以魯人之好勇。宋江之陰鷲，出刀作勢。不特不為突兀。且為殺惜伏線。未知時伶何反以扇不以刀也。又叔岩演殺媳假寐時。必脫帽置案。一如演義。把頭上巾攢除下放在桌子上脫下上蓋衣裳。而演罵曹擊鼓時。則戴方巾不脫。與常人適相反。諒有依本。殺媳一場。因搭配未慣。祇照大路。遂覺鬆懈。叔岩演此。身段做派不如連良之細到。臉部神情。亦不如慶奎之認真。田則半以生疎。故潑悍爽辣有餘。而細膩周密則不足也。



毛世來之潘金蓮
 在上海黃金大戲院與高成麟曾
 合作演出頗為觀眾所讚許
 楊復祺攝贈



• 武家坡 •



—— 氏方東之中關霓虹在生鉄南 ——
 • 贈寄都燕白飛根翁 •



• 武家坡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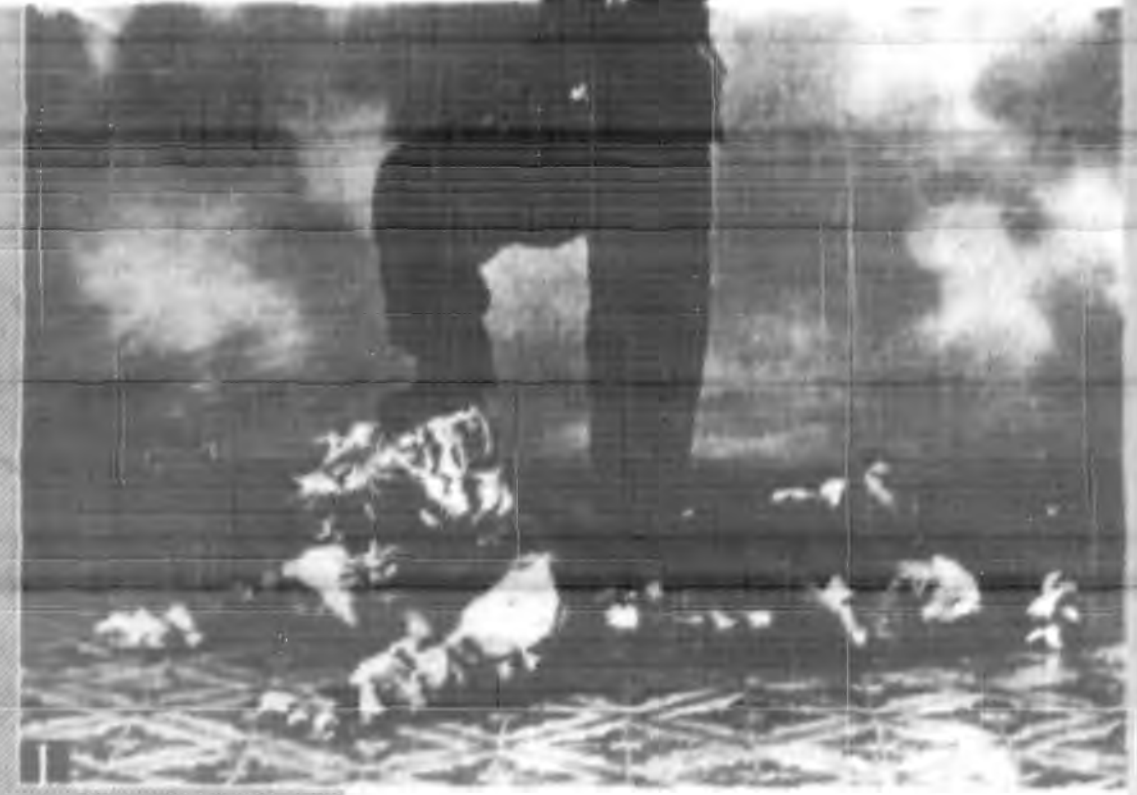


• 杜慈秋 •



李萬春特寫

· 高 術 藝 有 惟 · 品 下 皆 般 萬 ·



- (1) 景陽崗(武松)
- (2) 羅正劍俠傳(童清)
- (3) 鍾震金輝子(岳雲)
- (4) 呂布本傳(呂布)
- (5) 九紋龍(史進)
- (6) 捨命全交 (左伯桃—小奎官)
(羊角哀—專美春)

才華清絕話繼蘭

吳荻

以坤伶才子稱於時之吳潔繼蘭女士，先世為河南光州人，本姓李，祖兆壽，紅埠時以其軍突起，擁家數十萬故文曾文止極，其惟斷奪狂狂頗加，卒致闔家遭難，父某，時年僅九齡，乳婦挾之俱逃，及長曾任板浦令，時蘭方十齡，來選係法氏就學女校，與慧愈位，每以難冠其費，性嗜劇，課餘嘗孜孜研究不輟，姨氏知其如此，擬成其志，為延馮子和先生授曲，迨拜浦韓榮先生為義父後，常以浦二小姐之稱，客串紅氍，平伶南來輒潛心往聽，數年藝精，初次受聘上海舞臺，平日陶重有素，故諸家新調，無不洞窟，兼能書畫，其行文清麗，一如其人，故有坤伶才子之雅號，間曾一度倒嚙，貧病交憤而蹈海自殺，幸慶史生，張嘯林先生憫其遇多方為之救濟，曾入永大機油行司文牘，中國大廈創華美木器公司，福慧銀行打字員，古代公司譯富英雪鬱琴合作之四郎探母影片中四夫人，因亦一電影明星，今春通國載譽歸來，閉門謀徒，吳荻隨之脫穎而出，近正妙譽於紅氍，小秋天資卓越，材更可造，未來坤伶中之佼佼者也。繼蘭有此佳徒亦堪自慰，現又創愛美蘭重裝公司於霞飛路，儼然一事業家矣。

青島影社特攝

坤伶
才子





吳彥衡之合家歡

白(至)徒(左) 二弟(右) 格小

吳彥衡

吳彩霞

吳弟世衡

吳姊

吳母

吳妻譚氏

題吳彥衡闔家肖影

過宜

上吳彥衡闔家肖影。為余七年前來遊故都時。彩霞舉以贈余者。憶吾每次北上。彩霞揮訪我於寓邸。晨夕會晤。時我寒慄。我飲食。煦煦如老嫗之顧復孺嬰。當時頗以其絮絮為可笑。及今節思之。其視我良厚。殊使人感念也。今彩霞逝世。忽已一週。偶對此影。為之腹痛。昨詢彥衡。彩霞有無其他遺影。據云僅遺后之劇照一幀。至此情則並其家中亦無所存矣。此照外間殊未之見。茲借刊於本書。頗自謂珍秘云。圖中彩霞夫婦並坐。其侍立者男為彥衡及其弟世衡。與其徒小二格。女則彥衡之姊暨其妻譚氏。譚氏為譚二之女。即小叫天之孫女也。

三星並輝

(右)吳彥衡 (左)羅竹君
(中)楊寶忠 (坐)楊海翁



觀藍月春

鐵龍山略記

黃潔萍

藍月春，自北下與李萬春此
繼後。流落江湖。垂入九載。歷
年驚慕蘇錫一帶。與一般下駟之
流。沉淫一時。潦倒不堪。鬱鬱
不得其志。幾形一厥不振。聲銷
名埋。用是每好惜嘆。今春月春

終以該園一切未善。寧捨不違一
觀。此次欲觀其鐵龍山者。原視
其演出成績究屬何若。若較彼盛
麟演之者又當何若，遂往觀未能
放棄焉。

受聘滬西卡德。當道不能用其才
。牌子與碼子。咸低在彼吹鬚瞪
眼。窮形惡像者之下。更以下把
過劣。影響厥抱益甚。英雄無用
武之地。一腔不平。不得一洩為
憾。茲者月春幸邀黃金當局之寵
愛。得入黃金演唱。竊以不勝欣
喜。黃金原班人才。辦齊硬整。
向可稱雄滬濱。茲則更將月春選
入。不啻如虎添翼。深慶黃金當
局。慧眼有加。得識良才。不惟
一舉而兩善也。月春久為環境所
厄。此番正可揚眉吐氣。一伸先
前之憤怨焉。

開鑼戲之陰陽河。既成尾聲
。藍月春之鐵龍山上場矣。陳泰
借兵。及城樓答話。迷當發兵之
兩場。均減去。直由姜維起竊起
。月春之姜維出場。亮相尚佳。
起霸之種種身段。殊盡穩練。步
法尺寸。亦多合節。迭有美觀之
姿勢演出。及念「司馬師被俺一
戰」。拔劍大轉身。俯落好看。
惟其嗓音低澀。殊未得愜意。小
樓此句。唸來聲調激壯。有如金
石皆裂。即「小小一計非等閑」
之四句。在小樓唸之。一字一句
。毫不苟懈。尤以末句中之「項
羽」二字「羽」字滑高。轉身重作
身段。美妙之至。月春厄噪。唸
得沉悶無勁。聆之不稱其快。富
連成社演鐵龍山。姜維起竊。（
亦名羅漢齋）場面另加大鏡。據
說係拿毛包之派頭。今之感春。
感麟演此。仍依守成法。月春無

南鐵生臨別戲之末夜。月春
貼演鐵龍山一劇。戲固極佳。予
尤嗜愛。平時凡有演鐵龍山者。
予必往觀。感麟前在黃金數度貼
露此劇。予曾兩度觀之。月春前
隸卡德時。雖亦演之者再。第予

之。曉諭三軍後。會陣迷當。敵
制迷當三槍之動作。稍現滯慢。
此節應以迅速為佳。「老大王。
再三逼迫。姜維無禮了」。之唸
句。皆未得當。（小樓唸此。一
大「字壯而且高。「逼」字峭拔
而長。「無禮了」從容不迫。緩
緩而下。武生中效之最肯者。首
屬茹富蘭。富蘭雖不曾演過鐵龍
山。然其夜奔。及麒麟閣中。皆
有此相同之句。亟得小樓之神韻
。高感麟唸白。雖力效小樓。獨
削曼頭。手執劍。手擎大刀。要
一門蜂式花」。脚底下殊穩健。
亮相亦頗漂亮。後與司馬師之開
打。僅戰數合。雙方亮相之下。
似顯太簡。感麟與張廷演之。
亦係如此。楊威春則迥異。與司
馬師打快槍。互相奮鬥。火熾
嚴湊。令人觀之繞眼炫目，不禁
神為之一振。絕非數合即收式而
下者。（早年觀小樓。和玉演之
。對司馬師開打一場。須時頗長
。亦非如斯簡單。）其後改用髮
。著藍箭衣。（有著花箭衣者。
有著綠箭衣者。）再上後。與女
兵擲傢伙。大刀。長槍。鞭等。
各種兵器脫手。皆有不同之姿勢

。美妙可觀。奪箭作反背式之放
射。亦頗邊式。最後之放場。場
而未奏悶簾三通鼓。跑圓場勒馬
之身段。尚見功夫。見馬岱後之
兩句白口。殊盡慘淡。綜觀月春
此劇從首至尾。毫無懈怠之虞。
扮相方面。身軀雄偉。有憾不足
。然其武功之毅力。尚稱充實。
身段起打。尚亦穩捷。惜乎嗓音
晦澀。若較之感麟所演者。其優
長之處。固未多讓。

程少餘之司馬師。精神抖擻
。精神抖擻。出場倒起霸。以雙
手耍翎。作左右轉腰旁相式。此
為老路演法。今之扮司馬師者。
出場多以急急風衝場。是取簡便
也。少餘嗓音風稱暴炸。身軀碩
大修偉。演此種角色。極為相宜
。兩句唸白。很勁力足。與姜維
戰後之亮相。乾淨利落。尤極合
乎鑼鼓點。成績獨佳。張連廷實
不及也。（連廷本演郭淮之角。
以其氣魄不足。身軀不甚。俾幹
。感麟以其為私房下把故。此番
在滬。所演鐵龍山。遂由其改飾
司馬師也。）單德元之郭淮。王
會臣之迷當。尚堪勝任。

平劇改良——與否總論·(三)

申朕更

關於佈景

中國戲劇藝術，多不注重於佈景，蓋中國戲劇之藝術，貴在抽象，除一守舊外，僅設上下場門各一，以示出入而已，即場上之佈置，亦僅設桌椅，或有不潔者，增以布城帳幔，或令箭，印信，文房四寶，壺杯燈燭……擇其劇中所需者，簡而備之。雖然至為簡單，而能使聆衆瞭如指掌，譬諸瓊瑤珠一劇，飾蕭恩及桂英者，手中僅持一漿耳，而佐以搖擺之動作，使顧客一觀之下，已知劇中人身在船中，固無需設以真船真水也！

或者曰：「平劇戲劇既不需設佈景，而今海上所演者如火燒紅蓮寺，西遊記，及前所演之封神榜，濟公活佛等劇，反多借重於機關或佈景，可否謂之改良？」此說乃絕大之錯誤，平劇發軔之初，即有所謂燈彩戲，雖與今之機關佈景戲不可同語，然差相

彷彿，即今之北平劇壇，亦多此類戲劇，所與海上不同者，當於下文列一海派機關佈景戲專條以詳論之。

所謂機關佈景，殆為應合劇情而不可免者，吾人熟讀火燒紅蓮寺之說部，而於予吾人之印象，則惟紅蓮寺中設有機關，是以戲劇中設以機關佈景以應合劇情，固不可名之改良也，若今之海上某劇壇，以演改良平劇為號召，真佈景也，若金殿，若玉樓……甚至龍舟……無一不力求逼真，其實此種改良徒貽畫蛇之譏耳，需知此種佈景於劇中殊無需要之虞，若坐宮一劇之演出，聆衆已知為皇宮內院，若母女會，已知劇中人身在寒窗之中……某君曾曰：「聆高慶奎煤山恨一劇，悠揚悽慘，悲哀不可自禁，恍如身歷其境，戲劇之感人如此，設佈景再求逼真，當更可動人也！」某君莞爾笑曰：「佈景

而求逼真真是難事也，依愚之見，當假故宮及煤山為演出地，則必逼真克肖。」是雖笑談，然含意殊深，蓋戲者戲耳，佈景係補劇情之不足，若中國戲劇，藝術貴在抽象，佈景於可免之範圍內自可不需，且也令人演出，有衣箱隨地均可演出，若攜佈景而之他埠，殆為不可能之事實！

關於台之上佈置，歐陽予倩曾一度倡及，如金素琴，新玉堂春之演出即彼之所謂改良平劇也，三堂會審之桌案，舊係中設其一，兩旁分列其二，而所謂改良平劇也者，此三桌案羣集於下場門首，竊謂不可，理由殊夥。而不若舊例所設者威嚴而堂皇，尤其要者也，且也，審案未聞有旁設者，既不合實際，尤不合於劇情，然審案側設，例外有之，若清官冊之審洪，寇準之審案即設於下場門，然其中固供有聖命，猶之聖駕居中御審也。此其一也，若審刺客中閱覺之審案，亦設於旁側，亦因六部居上是故，其餘亦各有其原因在，而三堂會審之審案旁設，其理由安在？無以為解。倘謂以求美觀起見乃將審案設於下場門。然則試問舊例所設者何處不美觀？必無以解也。

張裕
純用葡萄汁釀製
四季常飲補血強身
白葡萄酒蒸餾
名貴無倫
宴會佳賓



· 述 禪 菊 劉 ·

1 (治嗓子) 嗓子好壞。本
是生就了的。要是一個壞嗓子。
想用人力去把他治好。那是絕對
不可能的事。不過嗓子若是偶然
失音的時候。可用藥力調治。使
他恢復原狀。到是可以的。但是
治嗓子的藥。中西都有。名目很
多。真能發生效力的藥品很少。要
是用錯了藥。非但不能發生效力
。反把嗓子吃壞了的藥品也很多
。據我的經驗所知道的。中藥最
有效的。是北京藥店裏的鐵笛丸
。他這藥店賣的鐵笛丸則不可靠
。據張乙老云。數年前由寧波到
舟山去客串。在輪船上吹了海風
。嗓子忽然失調。經人介紹在當
地藥店買了一包鐵笛丸服了之後

。嗓子非但沒有恢復。反而啞得
一字不出。但是我個人同許多朋
友。吃了北京藥店所賣的鐵笛丸
之後。倒是很有效。據我理想。
藥名雖同。藥方或許兩樣。北平
藥店所賣的鐵笛丸。據說是清宮
內廷御藥庫秘方。當然是很有效
力的。其次若用蓬大海。蟾衣。
金銀花。泡水當茶飲。亦有效力
。西藥中(福而明達)亦有效。但
功甚慢。最好的就是(華達丸)效
力最快。所以俗界兩界。用得很多。
有人說鷄蛋能治嗓子。但是
間接的。因為鷄蛋能清肺火。補
肺化痰。肺部與聲帶有連帶關係
。肺部若健康少聲帶自然會好
的。這種功效是很慢的。非要一
年以上不間斷。方纔有效。服法
是每晨起床後。用生鷄蛋一二枚
。放在開水裏面。經三四分鐘後
。將蛋的一頭打一小洞眼。放入
精鹽少許。稍候片時。即由小洞
眼對口吃下。最後極有關係的。
就是睡覺的時間要充足。再每日
能大便一次。嗓子當然慢慢的會
好起來的。有人問我你從上期說
唱說到這一期。到底怎麼唱法。

唱什麼東西。你怎麼一字不提。
老是說嗓子呢。讀者要明白。譬
如一個人。要開一家商店。先要
把資本預備好了。然後纔可以裝
修門面。配備貨物。開始營業。
若是資本沒有預備。或是不充足
的話。這一家商店。根本就開不
了。唱戲的嗓子。就好比開店的
資本一樣。你若是沒有嗓子。或
者有嗓子不把他調理好了。根本
就唱不了戲。對於嗓子的種種說
完了。如今我開始說唱了。皮
簧腔調的組織分段(西皮)(二
簧)(反二簧)(南梆子)四種
。(西皮)內中分為(倒板)如「
四郎探母」裏頭的「未開言不由
人淚流滿面」。(慢板)如「坐宮
」裏頭「楊延輝坐宮院自思自嘆
」。(快三眼)如「打魚殺家」
的「昨夜晚吃酒醉和衣而臥。」
(西皮原板)如「御碑亭」裏的「
多謝你賢德的妻喜之不盡。」(西
皮搖板)如「法門寺」裏的「
纔知道小劉彪是殺人的凶犯。」
(西皮散板)如「失街亭」裏的「
先帝爺白帝城叮嚀就。」(西
皮流水)如「打鼓罵曹」裏的「
相府門前殺氣高。」(西皮快板
)如「捉放曹」裏的「背轉身來
自參詳。」(西皮二六)如「空城
計」裏的「我正在城樓觀山景。
(反西皮二六)如「哭靈牌」裏
的「點點珠淚往下拋。」(反西
皮散板)如「南天門」裏的「猛
然間睜開了昏花眼。」

更新更新

更生

無論什麼一件事業，沒有競爭是不會進步的，這是天演公
例，就說更新舞台吧！從前與現在，真有天壤地淵之別，可是
按目制度與茶役招待之劣弊，依然存在，誠有更其新而未革其
弊之慨，現在！更新當軸已在逐步改革中，取銷茶堂，便是對
於愛護舊劇觀眾第一德政，我們以觀眾立場，更希望早日把按
目亦取銷它，實現更新更新主義。

上海
菊事
期實
史料

同光梨園記略

劉嵩撰述
鄭過宜潤色

。杜知開設戲園。如具手腕及調度有方。確可操左券。遂毅然接手開辦。仍用丹桂舊名。所邀之角色。多而且佳。文角如孫菊仙吳鳳鳴大奎官劉玉庭董三堆寧天吉。武角如黃月山李春來曹吉安郝福芝謝梅卿杜錦芳。(阿五子)武旦韓桂喜仇三喜華四壽。開口跳陳吉太(小喜祿父)夏月恆。(與錦芳為郎舅。時皆年幼。每合演一齣武戲。)花旦謝寶林劉鳳林馮三喜。小丑周松林朱全禿扁兒朱二小徐九。青衣李棟香陳雙喜。老旦馮老旦何老旦。武二花劉福義王大喜(即王慶雲)張九柱(張鑫培父渾名外國狗)張大本。餘不多述。時夏月恆纔十一歲。杜大狗亦僅十二歲。輒同場演武戲。而小庚弟(月恆弟)熊文通(尙唱花臉)亦偶加入童串之列。當時稚年登場者甚少。故台下觀之。甚覺淡然。(嗣月恆又從謝

梅卿習武生。時復以武生之劇餉人)丙子冬。楊月樓以風流案判禁園圍。甫經釋出。在丹桂客串三夜。售座極盛。贏餘達三千五百餘元。蝶雲驟獲此鉅款。得藉為贅婿之需。(杜婿為韓桂喜)誠幸運矣。然至戊寅春季。蝶雲終於虧累以致扁舟潛逃。而丹桂遂告閉歇。蒼萃如許人材。卒難持久。殊可惜焉。該園開辦之時。並編有若干新戲。尤以文武岳諸宋靈為最膾炙人口。至今請宋靈一劇。猶時有人演唱。其編排則始於此也。杜既逃亡。於是又由孫長恆接辦而倚孫菊仙以為台柱焉。

【附記】

丹桂之老生。尙有米老生劉桂慶及掃邊之苑興或邵祥貴(即邵寄舟。寄舟每逢一星期輒易穿新靴。時有新靴子之渾名。)等。藝皆卓然可觀。又有周長順者。本唱小丑。因歌喉清亮。而其父唱老

且雅負時譽。乃亦改業老旦。家學淵源。竟能一鳴驚人。聲望驟出小丑之上云。

◆孫菊仙之開設昇平軒

孫菊仙係天津人。初本業商。相傳其曾設米肆於津門。或云孫實米舖店伙。而非斤資獨自經營。不可遠稽要之其為外行下海。則固言之鑿鑿焉。渴嗜戲曲。因構被入京。投入程長庚之三慶班。時三慶人材薈萃。孫除以嗓音與人競勝而外。碌碌無所表見。抑鬱不甚得志。乃赴申藉圖發展。初隸丹桂。為時不久。又失意返津。其二次重臨。則在同治十三年冬也。於小東門自開昇平軒戲園。時辛春來年甫十九歲。隸該園唱二路武生。其頭路武生則為楊二奎。其餘武行。則有張大四之武二花臉。王八十(永利父)之武生。宋立官之開口跳。至文角則有花臉劉鳳林。小丑朱二。老生夏奎章。又有童伶老生小庚弟。童伶花臉熊文通等。演一月餘。即值穆宗(同治帝)升遐。在此國喪期內。例禁全國停止娛樂。故直至光緒元年。始重整旗鼓。繼續開演。樓上下之頭等座價。概售六角。正月間售座頗盛。二月亦差堪維持。至三月即漸形營業清淡。菊仙見四月一

過。轉瞬即屆端節。端節以後。戲班謂為「荒月」。縱平日極能上座。至此亦須稍稍準備虧蝕。矧昇平軒目前已難支撐。益不易為善後之圖。輾轉思維。百計冀卸此肩。遂向本班各角聲言。暫時折股停演。俟整頓班底。添聘新角。再行開鑼。並云決不使同行遭失業之苦。該園大小角色信以為真。亦各無異議。不料孫處理完畢。立即潛搭杜蝶雲之丹桂。如金蟬脫殼。遂置身事外。素昇平軒不復再顧。丹桂既將孫菊仙牌名懸出。昇平人眾見之。喧然大嘩。莫不憤慨。以菊仙事前明言不使同行遭受失業之苦。今竟食言而不顧全局。殊非人情所宜有。然雖羣情忿怒。而亦莫如之何。獨張大四不勝其憤。揚言俟菊仙登台之日。彼必隻身懷刃往丹桂穿台拚命。(穿台為戲班術語。即忿無可洩。候所仇讎之人出場演戲。當眾得而甘心也) (事詳於後「張大四穿台」文內。茲不細述)屆期張果披利刃往丹桂。經人從中曲譬善喻。又允丹桂每夜派一二角色至昇平義務幫忙。商之再三。張怒始釋。其事乃已。而未到中秋。昇平終於不振。其中角色。陸續星散。亦遂宣告停演矣。

戲迷傳真本

呂月樵遺著

詳註評序

戲迷傳之

感言(續)

演唱三月，仍回天津，開東天仙，一年之中，名譽益震，戲劇益精，適滬上童子卿，何瑞福，夏萃芳，建

造大舞台，規模宏壯，為全國巨擘，使人至津迎接月樵來滬，訂定長年合同十二年，每年包銀一萬六千金，為該台第一台柱，正是呂月樵三字，名震全球矣，三年又為天津丹桂劉鳳樵，商於童何二君，借月樵至津，議明每月包銀三千元，訂立合同三月，都中楊小樓領班同樂，久企月樵名，並探知天津丹桂合同屆滿，即遣人邀京都，議定拿加價，不取包銀，一月為滿，後即在京起班文明園，角色有王長林，金秀山，德珺如，營業異常發達，會園址合同屆滿，仍回天津，值丹桂領班，月樵又

開演三月，是時上海大舞台，以月樵久不南旋，遣人來津速駕，又接有山東新將軍，邀請堂會函電，於是即日啟程，順道濟南，大為將軍歡服，賞賚有加，迨至到滬，已在四月間矣。

開演三月，是時上海大舞台，以月樵久不南旋，遣人來津速駕，又接有山東新將軍，邀請堂會函電，於是即日啟程，順道濟南，大為將軍歡服，賞賚有加，迨至到滬，已在四月間矣。

呂月樵真本戲迷傳卷一

(生引)崑腔高腔梆子腔先演西皮二簧(念詞)唇齒舌喉口尖團清濁瘦 人生樂不穀 生旦淨末丑(白)卑人姓五名音字六律娶妻鼓氏所生二子一女大名上下二名平仄女名十三數老丈人姓鼓名板字瞪眼今日閒暇無事不免到外面閒遊一番便了(出門)

當時戲迷一路行來因半生落魄忽想起張勝奎之稱衡馬曹中有西皮慢板一段頗類自己身世即仿勝奎聲調

(唱)時不至來還不通 似蛟龍困在淺水中 有朝一日春雷動 大鵬展翅上九重(坐介)(雜上白)一天跑到黑郵政局中當瑣碎本郵政局送信的人這信上有兩字不認得不免找一識字的先生問一聲便了那旁有一老先生我何不上前一問先生請了這信有二字請教(生

接信折看

當時戲迷拆信一看忽想起景四寶之定軍山中有黃忠看信一段白口即仿四寶聲口

(白)夏侯淵有書信到來待我拆開一觀且住老夫正在為難之處這封書信來得剛剛湊巧明日午時三刻與他走馬換將先叫他放回我國先行程芝然後放他姪兒夏侯尚那時老夫使起百步穿楊將他姪兒射死那夏侯淵必然與他姪兒報仇那時老夫殺一陣敗一陣敗至在荒郊曠野夏侯淵我的兒吓你不來便罷你若追來中了老夫拖刀之計(雜奪信白)我教你看信誰教你跟我唱

定軍山我今天真倒零碰了個戲迷(下)

當時戲迷見信人奪信長揚而去忽又想到周春奎之打姪上墳中兩句白口

(白)這奴才有興而來沒興而走(連場回家坐下點頭拍手作唱戲神氣介)(旦偕旦上白)奴家生來命運窮嫁了個漢子二不倫五經詩書他不讀終朝到晚哼哼又哼哼奴家鼓氏配了五音六律我家當家的得了個戲迷我不免到書房去看看

(進書房見戲迷手內拍板口內哼唧唧)(白)你這樣一天一天如何是好

當時戲迷聞得妻子說一天一天四字忽想到汪桂芬之文昭關四句快板西皮即仿桂芬聲調

(唱)一天一天又一天 心中好似淡油煎 腰間懸掛三尺劍 不能報答父母冤(旦白)我說了一聲一天一天他就跟我唱文昭關我於今坐在一旁不去睬他看他與誰唱

當時戲迷見鼓氏坐在一旁旁站其女好似珠砂痣的樣兒即仿孫菊仙聲調唱珠砂痣六句原板

(白)丫環掌燈(唱)借燈光 暗地裏觀看嬌娘 我看他 與前妻一樣風光 只見他 愁眉皺 淚流臉上 莫不是 嫌我老 難配鸞鳳 你有甚 心中事 細說端詳這又何妨(旦白)你看我不睬他又唱老鄉親的珠砂痣我祇好走罷(戲迷一把扯住白)那去(旦白)睡覺去

未完

生死恨

劉菊禪說

(六)

〔「大鑼掃頭」。接「衝頭」。程向右轉身。韓向左轉身。二人同到桌前。瞿等由中間將他二人分開。程向左轉身。韓向右轉身。二人同往外翻到台口。瞿等仍將他二人往兩邊分開。丑院將程往後一推。程將左腳上之鞋甩掉。二人再往裏一翻。瞿等仍將他二人分開。程再翻到九龍口。欲往前走。被丑院攔住。韓再翻到台口。將程失之鞋用右手拾起往上揚。欲交與程狀。被瞿攔住。程搖手表示不要此鞋之意。〕大鑼連擊吧哪鏘。程面朝外。丑院用頭頂程前胸。程用右腳跳。由上場門下。同時韓面對程。被瞿攔住。慢步到白虎口向左轉身下。〕

第五場

〔程鵬舉內白〕走哇。〔「大鑼水底魚接衝頭」。程帶甩髮。左手揮褶子。右手由後反朝上翻上。由台口到下台邊。右手翻袖。大鑼叫頭。〕面對下場門。起叫頭白。娘子！咳。我好悔也。〔「大鑼鈕絲」向左轉身。到台口唱西皮接板。〕
六乙五五工乙五五工工乙
一霎時只覺得神魂飄蕩。
乙尺乙乙五五
〔向左轉身。對下場門翻右袖。〕大鑼吧哪……鏘吶。胡琴拉啞苗。〔白。〕娘子！玉娘。〔向下場門招右手白。〕你不要走哇。一擊大鑼。你回來吓。一擊大鑼。咳。他走遠了吓……。〔哭介。〕大鑼鈕絲。〔向右轉身。對前台接唱。〕
工六上上六乙五上六工工五
罵一聲張萬哪戶心似虎六六工六
六六工六
右袖。〔大鑼叫頭。〕起叫頭白。張萬戶哇。老賊子。〔對前台白。〕你害得我夫妻這般田地。我日後定不與你干休吓。〔

大鑼鈕絲。唱接板。〕有一日。工六尺四工尺上上尺尺四尺乙四六六乙五乙六工工六工六五權在 手胡塵 掃蕩
上六五六五
殺却了狗奸
五上六工六五五六六
賊方趁心腸。〔翻右袖。〕大鑼叫頭。〔起叫頭白。〕改呀且住。趁此四下無人。我何不收拾收拾逃回故國。倘若功名成就。日後或能破鏡重圓。也未可知。我就是這個主意吓。大鑼吧哪……鏘。一咳。大鑼噠噠噠鏘鏘推鏘。我就是這個主意。〔大鑼掃頭接衝頭。〕向左轉身。跑大圓場。到台口。三抖袖。向左轉身。面朝外跪右腿。大鑼連擊吧哪……鏘。一雙反朝上翻。單腿膝步到下場門立起。大鑼嘯燈鏘。〕左手揮褶子。右手由後反朝上翻。大鑼衝頭下。〕

第六場
〔「小鑼碎」老旦上到台口唱散板。〕
上尺上尺四上四工尺四尺
員外 納妾未回 程
尺四工尺上上尺尺四尺乙四。到叫老身掛
合四上四上
在 心。〔「小鑼碎。〕小轉身。坐小座。瞿引韓玉娘換披背包袱上到上台口。瞿唱散板。〕
四六工上尺尺上四上尺尺上
玉娘隨我往前進。且上尺尺上四工尺上四上上
到家中敘衷情。〔「胡琴收住。〕白。到了。安人開門來。〔老旦立起。開門介白。〕員外回來了。〔瞿白。〕回來了。〔回頭對韓白。〕玉娘隨我進來。〔韓白。〕是。〔瞿進門。挖到左邊。老旦挖到右邊。全坐八字。韓進門。挖到右邊。瞿白。〕玉娘見過安人。〔韓對老旦拂揖介白。〕安人萬福。〔老旦白。〕罷了坐下。〔韓坐在老旦右邊。瞿白。〕吓。安人。這就是我化了二十兩銀子。劉媒婆替我納的妾。安人你看如何。〔一擊小鑼。〕韓作發愁狀。老旦白。吓員外。我觀他雙眉緊鎖。心中必有隱情。我倒要問過明白。吓玉娘。我看你緊鎖雙眉。心中必有隱情。何不將你的身事。對我們細說一番。〔韓白。〕員外安人容稟。

琴藝問答

趙秋君主答

筒子對發音之關係甚重，竹質之直行絲紋須嚴緊精密以老竹為佳。敲之須有脆音，不可過薄（略為英尺一分半），筒口須圓（直徑略為一寸四分之三）較前面稍小成爲收縮狀，長短以英尺四寸半爲標準，惟有時與琴梗配製後，可按其發音斟酌將筒子之長度稍爲變動，或將筒口放寬，以使其發音清亮，但此種工作非經驗宏富者不能勝任。否則反成聾蛇添足矣。

琴軸以黃楊木製者爲佳，黃檀次之，按黃楊木質緊密，不易曲薄及被琴梗上之軸眼腐蝕，繫緊自如，用時雖分釐之進退亦能隨心應手焉。

皮子以蛇皮爲佳（請參閱上期本欄答鄭錦昇君一文）

關於完美之簡譜曲譜，下走從未見過，未便介紹，胡琴當以北平出品爲佳，竹雖產於南方，

而平中匠人頗肯研究製法，較海上當有佳妙處，胡琴之售價無定，多至數十百元，少至二三元，亦惟視其音聲及材料而定。

劉召人君問：琴之保護方法若何？祈示知其大要。鄙人於澆注松香時每有淋漓斷續之苦。先生能示我以用松香之手續及良法否？又松香以何種者爲佳？

答：保護胡琴方法甚簡單。放琴於布袋或皮箱中置於乾燥吹風處可也。最好懸於木質板壁上。切勿置於地上致被濕氣浸蝕。澆注松香最易淋漓滿地甚或流於皮子上，蓋因松香經火熔化後變成液體注於筒子上時尚未遇有相當冷度，此時多以左手持琴，務使筒上之松香成水平形。如此則松香汁不致亂流。同時再稍用氣吹之。自可凝固。又松香夾在竹枝向下溶化時，俟將位置對準筒子後。可將竹枝逐漸提高使距離較遠。如此於汁液滴到筒子時，則所需時間較長。注於筒子後即失去其熱力。凝固有較快矣。

滴松香於筒子後。雖當時凝固不溢。然亦不可當時即使用之。

蓋外面遇冷雖凝：內裏仍未堅固。經弓子上馬尾磨擦後。必致將馬尾凝於一起。不能往返推送。倘用力過猛甚或將馬尾弄斷。必致一塌糊塗。如場上燒松香未凝固而鑼鼓已經叫起時。欲使當時凝結堅固。只有抹唾沫一法。於松香注在筒子後。以右手食指向口中抹唾沫少許擦於松香上。當時冒一些熱氣。松香立即堅固。此法百試百驗。雖不衛生。亦臨場救急之一法也。（按擦清水於松香上亦能立固。用唾沫以臨時場上無水也。）

張廷祐君問：秋君先生。鄙人日前於黃金大戲院聆宋德珠辛安驛。在洞房時胡琴拉一牌子極長。非柳青娘。非柳搖金亦非海青歌。不知到底此劇中應用何牌子。望先生有以示我爲盼。

答：宋德珠於黃金唱辛安驛時。下走並未去聽。故閣下所問之牌子。不能斷定是何名稱。按辛安驛係由梆子改編京戲者。全戲用西皮。末場洞房之牌子用梆子牌子名「東風讚」並不甚長。接連翻轉中間再加以小拉打則頗顯其長矣。

在編後小語

邱若萍

北平評壇名家魯心先生，亦賜我以大塊文章，計「皮黃劇本脚色兩次通名的原故」，及「剪場」，「願曲漫談」三篇，皮黃劇本一文已在本期發表，餘稿決下期次第刊載。

下一期吳幻蓀先生亦允我替戲迷傳寫稿，當然又是讀者福音，同時亦是南北評劇家攜手合作，溝通聲氣的一個好機會。劉慕耘先生，胡慈珠先生，本期稿擁，下期仍有大作發表。俞振飛先生新近又寄來不少珍貴劇照，更其是他自己的一幀「別窓」，姿勢與光線角度，均是十二分成功，決定爲製三色版發表。

楊復麟先生攝影新作品，「宋德珠化妝照」全套十餘幀，已贈本刊，近期發表。

上海第一流新劇壇

◆ 才傑伶坤生材高期一第校戲平北 ◆

趙金蓉

· 生武年青倫絕猛勇 ·

獨步藝壇
譚宗生

陳少霖

老旦 李奎
首 李奎
風雅 周維
小生 周維

名角 如林
佳劇 潮湧
詳細 節目
謹請 注意
本台 廣告
各報 廣告

更新舞台

· 定座電話 · 九七一七七 ·

價 座	
九元一	元一
角八	角六
角二	角二
毫	捐稅在內
無	毫無雜費

· 地址 · 牛莊路 · 七〇四號 ·

期三第
角新
綺冠玉
刀馬坤
旦貌
梁韻秋
登即日

朵雲軒 扇牋莊

· 一〇五二九話電 · 路南河路馬三

印泥專家	江南獨步	藝林景仰	騷人稱頌	湖筆徽墨	泥金貢紙	冊頁書畫	名貴筆扇
------	------	------	------	------	------	------	------

高尙人士 際此夏令 需用涼扇 請來選擇

本號二樓常年陳列古今書畫異常名貴歡迎參觀每逢星期邀集海上書畫名流合作精品其餘各種文件禮品一應俱全承望惠顧竭誠招待貨真價實定當格外克己

家庭良藥。人人必備

虎標萬金油

現代家庭 常備一盒

萬病無憂 闔府康寧

虎標永安堂 滬行

(均售 貨店 兌什 房煙 司藥 各公)

黃露大戲院

◀◀◀ 府樂劇舊 ● 壇劇型新 ▶▶▶

◀楚翹旦名小四衫花材全武文社合校戲平北▶

宋 德 珠

◀生武俊英打短靠長▶ ◀生鬚宗正人傳派余▶

楊 寶 森 吳 彥 衡

趙德勛	佟德新	宋金聲	艾世菊	袁世海	李德彬	蕭德寅	張盛利	劉永利
-----	-----	-----	-----	-----	-----	-----	-----	-----

冠花 聖寫 軍衫 手情 芙 蓉

草 藍

筱 紅

玲 春 月

· 告廣報各院本日逐意注請目節細詳彩精日每院本 ·

佳座	預售	九時	上午	九角	一元	四角	一元	九角	五分	四角	七分	二角	· 價 票 ·
----	----	----	----	----	----	----	----	----	----	----	----	----	---------

定座電話
八四一一四
· 地 址 ·
法租界八仙橋

◆ 刊 告 廣 刊 本 ◆

◆ 銅圖版及畫稿貴客自理 ◆ 長期刊費面議 ◆	正文前後	長條	半版	全版
	底封面外 (彩色版)	74 × 104	國幣三百元	
	底封面內	全版	6 × 8 1/2	國幣一百廿元
	正文第一版	全版	6 × 8 1/2	國幣一百廿元
	正文	長條	半版	全版
		2 × 8	4 × 6	6 × 8 1/2
		國幣四十元	國幣五十元	國幣一百元

定 價 冊 每 二 角 半

· 全年 · 卅六冊 · 八元
· 半年 · 十八冊 · 四元五角
□ 國內郵資在內 國外照加 □

上海戲報社發行
陸開記總經售
電 話：九六〇七二號
電 話：九六〇一四號
電 話：三〇四七三號

主席委員：劉菊禪
理事委員：鄭過宜
劉慕耘 張乙廬
許黑珍 邱若萍
特約攝影：王鈺槐
美術編輯：胡維仁

學 書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月廿四出版
第 二 年 第 六 期
公共租界登記證
戲迷傳編輯委員會編
二四六號

一代宗匠與麒派傳人

若 萍

周信芳自扶風社入卡爾登後，其產生之新本戲，已由平劇蛻化而成爲話劇化矣，如溫如玉，冷如冰，最近之文素臣，皆屬此類改良平劇也，譽之者爲一代宗匠，而高百歲因受信芳熏陶既深，茲博有麒派傳人之題，師徒合作，兩麒並立，亦百十年後之梨園史乘也。



(右上)高百歲之西門慶

劉劍英女士及愛子

(下)麒派童之臨江驛



水乳融遊
江都駐大
浪濤千秋
重玉操手
姿一體同
心集欣首
七人共深
之本在五
倫中良不
六月新詩
尚池上笑
葉白枝紅
己而愛
月海雲
燕人
素神射
行生
瑞



銅圖說明

名琴師夏韻苞籍英縣。海上聞名。有樂房通之稱。善交遊。及於今夏聯銘同道六人結金蘭之義。圖爲行禮後所攝。前排中坐者夏君也。左安果良爲天津梨園巨子。現隨劉漢臣律師於大德。趙秋君爲故都己故陸寶麟先生之弟子。本刊及戲報上之琴藝文字，皆爲其寫作也。後排由左起第一爲朱衣明。藝振白下。現爲王熙春揮琴。第二人周寶慶。美丰姿。英中佼佼者。現爲雷又琴揮琴。第三人孫鵬志。文武老生復美琴。現錄夫婿。第四爲老弟方龍泉。海上名家方弄卿君之公子。家學淵源。現爲于素蓮揮琴。復以爲戲曲。誠多才也。

上海秋季

A

字

大

香

寶

票額無多 欲購從速

全張十一條 分購每條
售國幣十元 國幣一元

會員搖彩票

本會除大香檳票外，每逢賽馬日發行會員搖彩票七次，自第三至第七次，每次每號國幣二元，第八次與第九次，每次每號國幣五元，統購全日七次（即奈頭票）每天每號國幣二十元，自一號至六百號，概可至本會彩票部預先選定。

賽馬日期表

十月七日	星期六	下午一點一刻
十月十日	星期二	上午十一點
十月十四日	星期六	下午一點一刻
十月廿一日	星期六	下午一點一刻
十月廿八日	星期六	下午一點一刻
十一月四日至十三日	上海秋季大賽六天	

提成救難

每一全張提國幣一元充作慈善捐去
秋共售出二萬四千七百九十張計慈
善捐款國幣二萬四千七百九十元

馬路三號 上海跑馬總會 電話三〇〇九